

给《水形物语》画宣传海报 这个90后火了

◎说文解字

聊聊时段

我们读文学作品时,尤其是读古典文学作品时,经常遇到“黄昏”“人定”等表示“时段”的一些词语,读古典文学作品之前,如果把这些“拦路虎”弄明白了,那么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。

古代每两个小时为1个“时段”,共12个“时段”:

夜半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,与子时、三更(三鼓)相对应,时间是从夜间11时至次日凌晨1时。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(唐代张继《枫桥夜泊》)

鸡鸣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的第二个时辰,以地支来称其名则为丑时,相当于凌晨1至3时。与四更(四鼓)相对应。“飞来山上千寻塔,闻说鸡鸣见日升。”(宋代诗人王安石《望飞来峰》)

平旦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的第三个时辰,太阳露出地平线之前,天刚蒙蒙亮的一段时候称“平旦”,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黎明之时。用地支表示这个时段则为寅时,即每天清晨的3至5时,即是我们古时讲的五更(五鼓)。骆宾王《帝京篇》:“三条九陌丽(一作凤)城隈,万户千门平旦开。”(《辞海》92页)

日出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四个时辰,指上午的5至7时,地支命名是卯时。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”(唐代诗人白居易《忆江南》)

食时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五个时辰,又名朝食。古人“朝食”之时也就是吃早饭时间,上午7时至上午9时,地支命名是辰时。“食时不叹,不训斥子弟。”(李炳南教授编述《常礼举要·(一)居家十二》)

隅中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六个时辰,临近中午的时候称为隅中。上午9时至上午11时,地支为巳时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:“(日)至于衡阳,是谓隅中;至于昆吾,是谓正中。”衡阳,昆吾两山皆在南方,太阳走到衡山的时候,还未到正中,所以叫“隅中”。(《辞海》1008页)

日中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六个时辰,中午,上午11时至下午1时,地支为午时。《史记·司马穰苴列传》:“与庄贾约,且日中,会于军门。”(《辞海》3132页)

日昃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七个时辰,太阳偏西为日昃。下午1时至下午3时,地支为未时。《汉书·游侠传》:“诸客奔走市卖,至日昃皆会。”(《辞海》3191页)

晡日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八个时辰,下午3时至下午5时,地支为申时。杜甫《徐步》诗:“荒庭日欲晡。”(《辞海》3196页)

日入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九个时辰,意为太阳落山的时候。下午5时至下午7时,地支命名是酉时。“客心贫易动,日入愁未息。”(唐·白居易《秋江晚泊》)

黄昏,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十个时辰,下午7时至9时,地支为戌时,与一更(一鼓)相对应。欧阳修《生查子·元夕》: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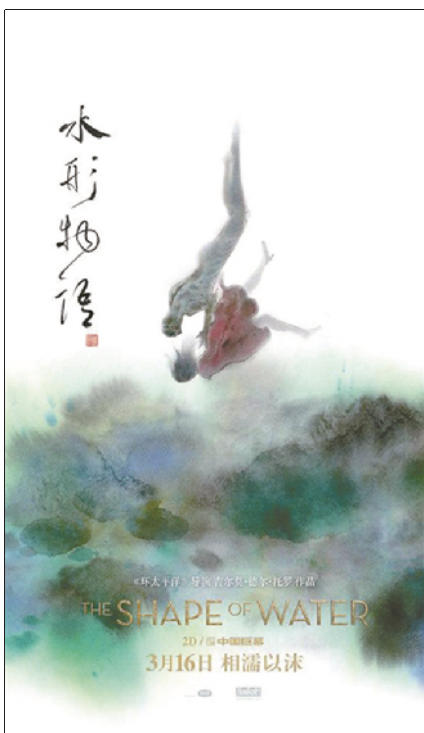
人定,这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最末一个时辰,也就是第十二时辰,它指夜里的21时至23时,地支命名是亥时,与二更(二鼓)相对应。意思为:夜已很深,人们已经是停止活动、安歇睡眠了。古乐府《孔雀东南飞》:“奄奄(■)黄昏后,寂寂人定出。”(《辞海》693页)

文/白守双

90后水彩插画家鹿菏



《水形物语》中国版海报



国画画册,我拿它们当课外读物,潜移默化地对自己的审美产生了很大影响。”

综观鹿菏的作品,很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,充满新武侠和玄幻神秘色彩,这几乎可以成为他风格的代名词。

“绘画是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”

鹿菏并不是美术科班出身,“只是从小喜欢画画而已”。“初中时,大家都看漫画和动画,日本动漫给我很多影响。”从那时起,鹿菏就想成为一名漫画家,“那些年整天临摹漫画,锻炼画技,为了画好发丝飘起的效果,不知道画坏多少笔。”

“刚开始走这条路很难,因为是新人,合作很少,收入勉强能维持生存。”幸运的是,“爸爸妈妈一直很支持我。”鹿菏开心地说。父母为鹿菏的画而骄傲,也不曾强迫他去考公务员什么的。“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父母,不会觉得什么有用就去学什么,就是自己喜欢哪个就去学哪个。”

目前为止,尚且没有哪幅作品让鹿菏完全满意。就算是《水形物语》的海报,鹿菏自己对细节方面也有担忧。“刚画完的时候觉得好满意,好漂亮,过段时间再看,觉得也就那样吧。可能最满意的永远是下一幅吧。”

“每天睡前,脑子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灵感,越是睡前灵感越多。”因此鹿菏身旁常有一个空白本,用来记录突然想到的画面,“第二天如果能想得起来,就丰富他们。想不起来就算了,随缘。”

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自然的热爱,是供给鹿菏画作的养分,也是维持灵气的土壤。他认同网友对其“画作灵动柔美,背后却隐含着复杂的人生况味和人性剖析,充满生活的感悟”的评价。

鹿菏说,自己的生活可以说简单到极致,笔下、画中的感悟,更多的来自阅读。“画画是文字表达的变体,画画代替文字的功能,成为我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。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不管年龄长大几岁,我的心还是之前那颗少年心,对世界的好奇和对自然的热爱没有变化。很多朋友和同学见到我会说,你还是没变,你还是那样,就觉得很开心,就觉得我拥有了赤子之心,这是很重要的。”

“一个孤独的创作者”

鹿菏每年都会换一个城市居住,他喜欢南方。“空气湿润,绿植多”是鹿菏选择城市居住的标准。虽然“繁多的画材不便运输,从大理去重庆时,整整带了55箱画材”,但房租到期时,他还是会忍不住在地图上寻觅下一个心仪的去处。

“一个孤独的创作者”

“一个孤独的创作者”,是鹿菏对自己的定位。“我工作特殊,不经常出门,和外界的交流少了很多。”有时,他会给自己放小假,出去旅行、拍照。“或许摄影才是我真正的业余爱好,我不会因此有

任何收入,却乐此不疲,很纯粹。”

起初,鹿菏直接住在山里,后来发现住在城市最热闹的市区和住在山里没什么差别,“因为我都不出门”。

“当然,山里窗外的风景比较美,但居住在不同的城市,外面的风景也很不一样。”这是他每年坚持搬家的原因。

鹿菏习惯睡到中午,早午饭一顿解决。其他时间大都在画画上。下午一点开始工作,晚上八九点结束。“下午到晚上创作激情大、质量高”。“画画的时候很享受,朝九晚五上班的工作很恐怖,不适合我。”

如今,他已不再为过分清静带来的孤独所困扰,“每一种生活方式都会有付出,这是我需要接受的,应该去正视。”

2018年3月,鹿菏通过申报“国家艺术基金”,提交自己已出版的八本作品,成功进入四川美术学院学习。“因为用的是笔名,大家并不知道我是谁。所以跟其他同学一样,早上九点上课,下午四五点下课。上课记笔记、听讲。”

鹿菏“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,可以学习,还能和很多很好的品牌项目合作,展示自己的特长,一切都在往好的轨道上发展”。

这个不再年少的画家,对世界有自己的解释,“或许只有拿起画笔,才能让思想恰到好处地流淌。”内心里,他是一个孤独的“隐士”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